

# 雄渾清雅渾然天成

## 嶺南派大師黃君璧

● 王培堯

### 受父影響喜愛藝術

黃君璧（一八九八—一九九一）近代國畫大師，畫風師宗嶺南派，意境幽深，運筆如行雲流水。曾任教廣州美專、廣州女師、重慶中央大學、國立藝專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等校美術科系。

黃君璧，廣東南海人，一八九八年生，原名黃允瑄，字君翁。他走上藝術之路，受其父的影響甚深。黃父是個讀書人，卻非藝術家，經營百貨店維生，對電燈、收音機等新事物極有興趣，店內兼售電器，生意興隆，因而致富。富裕後收集了許多古董字畫，欣賞之餘，揣摩亦有心得，可惜英年早逝。失去父親時，黃君璧年僅四歲，但仍清晰記得父親每次欣賞書畫，都要他協助打開畫卷，還不時發表一些評語，黃君璧雖然不懂，但在幼小的心靈中種下喜愛藝術的種子。及長，跟隨畫家李瑤屏學習，隨師飽覽粵東收

藏家出示的古人名作，對古人筆法有深入的研究和臨摹，奠定良好的技巧基礎。

### 親入名山臨摹峰巒

一九三四年，作為美術教師的黃君璧由廣州市政府派遣前往日本考察藝術，目睹日本畫家運用東西技法，發展出獨特的畫法，心中頗受震撼。深感藝術不能固步自封，必須不斷的創新。基於這一觀念，他不斷的嘗試改變，讓作品呈現新面貌。後來逐漸形成畫壇獨有的「白雲堂」畫法，創作出來的畫作融合中國傳統及西洋透視法，兼得雄渾蘊藉及清雅幽奇之美。他還寫成「白雲堂畫論畫法」一書傳世。

一九三七年，黃君璧受聘為南京中山文化館研究員，負責編撰「中國繪畫史」，經常向當代大畫家林風眠、徐悲鴻、劉海粟等人請益，畫藝突飛猛晉。

抗日戰爭爆發後，黃君璧隨中央政府遷往四川，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，前後

八年，經常深入叢山峻嶺，觀賞峰巒疊嶂，目睹巴蜀山石雄奇，泉清木華，不但畫風融合傳統技法與寫生精神，更將古畫所見與臨摹經驗於創作中加以印證。

一九三九年黃君璧與張大千相偕遍遊川境內名山，如青城山、峨眉山等，踏遍大西南的山嶽聚谷。此時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，顛沛流離，但對黃君璧藝術創作而言，卻是獲益匪淺，繪製了許多以名山為範本的鉅作。

### 痛失名畫徒呼負負

黃君璧任教重慶中央大學美術系時，徐悲鴻是系主任，由於他倆早於一九二七年即已認識，再度相逢相見愉悅。一九三八年夏天徐悲鴻興致極佳，隨筆畫了一幅黃君璧肖像，神情悠閑傳神，運筆不同凡響，黃君璧視如拱璧，一直懸掛在台北寓所客廳顯著的位置上，可惜於一九九〇年被小偷連同其他二十餘件作品一併偷走，使他痛惜不已。

丟畫，黃君璧另有過兩次刻骨銘心的經驗，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「七七事變」後，他由南京遷往重慶，把一大箱書畫，包括三百多幅他臨摹古人的作品，和歷年來蒐集的古畫數十件，全部寄存在漢口英商匯豐銀行內，直到抗戰勝利，返回漢口取回時，發現箱子猶在，字畫已不翼而飛，被人以「西洋畫」給掉包了。

第二次於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前夕，留在廣州的畫有老師的舊藏，加上勝利後，辛勤收集的古董、名畫、畫紙等，合裝為六大木箱，準備用卡車運往上海，再設法轉運來台，由於時局變化太快，他因要和幾位中央大學的教授先行來台，考察遷校事宜，未來得及轉運，連箱帶畫全送給了中共。

### 貴人引荐畫壇成名

黃君璧自稱其繪畫生涯，七十歲以前是仿古期，對他影響深遠。自中年開始，他由平面仿古進入寫實期，走上遊歷寫生之路。這和他在上海認識黃賓虹等大畫家有關。根據前輩的經驗，他認為「畫家一定要觀察大自然，以寫生為基礎。不過，不可照著自然景物一成不變的畫出來。」

七十歲以後，黃君璧遊遍亞、歐、美各地名勝，觀察千變萬幻的「飛瀑」，吸取其「空靈逸秀」之美，藉毫端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此正是黃君璧畫風「創新的高峰」。他曾自述其畫瀑布之水，他說：「是會流動的水

，前人畫水只是用線條鉤勒；我所畫的雲也與前人不同，是會飄動的，前人沒有如此的表現法。」可見他有石谿老人的精神，不囿於古人。

黃君璧自視他所以能在畫壇佔一席之地，和他早年遇到「貴人」有關，他在廣州培正中學教書時，遇到同事梁寒操，結成莫逆之交。梁氏是書法大家，服務黨國，貢獻極大。他有梁氏協助，才由一名地方美術老師，逐漸成為知名畫家。而赴日考察是他成名的起步，這個機會就是梁寒操引荐的。所以梁寒操是他生命中的「貴人」。

黃君璧於一九四九年來台，受聘台北師範大學，擔任藝術系主任。和學生「教學相長」一切碰畫藝，畫作風格，自成一格，誠如好友張群所說：「他不只在個人繪畫本身的成就，真正令人佩服的是他循循善誘，誨人不倦的教學精神。」

而黃君璧為人稱道的是他的五大教學步驟，第一是親自示範；第二是分發畫稿，供學生臨摹；第三是批改作業，並詳細講解；第四是要求學生練習寫生；第五是鼓勵學生創新風格。這些獨特的教授方法，使他的學生個個走出個人的特色，擁有藝術創作的新路。

### 每次展覽均甚轟動

黃君璧的首次個展，於一九三九年夏天，和張大千聯袂在成都展出，觀賞過的人都

讚嘆：「大千的畫面雄奇，君璧的境界幽深，真是各有千秋啊！」其實黃君璧在未展開他的世界級瀑布之旅時，已被前輩畫家徐悲鴻譽為「畫作如行雲流水」。後來在遊歷觀賞過南非的維多利亞大瀑布、巴西的衣瓜索瀑布及加拿大的尼加拉瓜瀑布後，更提昇了作品的境界，獨創的畫瀑新法，不僅逼真的傳達了瀑布飛動的視覺效果，而水流的激濺更如跳動音符，彷彿隨著畫家的筆觸，震撼著每一位觀賞者的心弦。當然從觀眾的讚嘆聲中，回首畫面萬馬奔騰的雄偉飛瀑，可以得到絕佳的印證。

八十歲以後的黃君璧創作已爐火純青，他的作品正如藝術評論家陳長華引用鄭板橋詩：

「庸凡削畫留清秀，畫到生時勝熟時。」

一九七七年五月黃君璧在香港舉行八十年歲大展，六月與他訂交近一甲子的好友張大千應台灣省主席謝東閔之邀，在台中舉行轟動一時的「張黃聯合畫展」。七月他更應美加州洛杉磯科學工業博物館、聖地亞哥哥倫比亞大學、紐約聖若望大學、維州華李大學等處之邀，作一次橫跨美國的個展並示範揮毫。不論在那一個國度，或居任何一個場合，他都會作好一切準備工作，許多事他愛自我調侃是「事必躬親」，其實這也顯示了一位藝術大師的過人處。

黃君璧日常生活可以「平淡簡樸」形容

之，他在庭院的牆壁上自題「靜觀自得」四個大字，就是提醒自己凡事心平氣和，慢慢的思考，總會水落石出。由於始終保持寬容大度，故能得享天年，於一九九一年病逝，享年高達九十五歲。

### 愛心義賣惠及孤寒

新聞界著宿楚崧秋教授，是在一九五四年，黃君璧教授夫人宋美齡女士習畫時，在官邸和他認識的，兩人相交四十餘年，但是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。楚教授在黃君璧歸道山後在一篇悼念文章追述黃君璧晚年的心境是「珍惜生命價值，發揮生命的光輝。」楚教授寫道：時光之流進入他的九十年代，雖然習作、旅遊、講學、展出，乃至飲宴，好客等一若平常，但這位恨不重回五十、六十之年的人師和經師，畢竟已經有些感到老之將至了。

一個人既然興起了生命短促之念，自然也就會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在心裡與意識上特別評估。作為像黃君璧這般一代宗師，表現得就會比常人更強烈，口裡雖然未必說出，但事實與行動每每會告訴大家。此所以君翁於七十三年之秋，他將珍藏五十年，與他共過多少危難的元代真蹟「清明上河圖」長卷，贈予國立歷史博物館；第二年九月又將二十巨幅的古人書畫捐贈故宮博物院。

七十六年是他九十之年，當年春夏之間，他對我說：「你們中視的愛心節目，我覺

得很有意義；畫了一輩子，取之於人群與社會者太多，自己能回饋和貢獻的實在太少。你知道我已經快九十歲了，還不應付出一點愛心嗎？我願於此半年期間，專心致志地作一百幅畫，親題善緣，將全部義賣所得捐給愛心專戶，盡我一點微薄心力，讓人間散發溫暖。楚兄（他多年習稱），您願幫忙成全我這點意思嗎？」

當年十月是預定義賣畫展的日期，而我卻於六月下旬奉調中央日報。君翁除了打電話並當面問我：「會不會因此而使他的心意難以實現？」同時又重命他的愛女安霞特地來跟我商議，萬一因此而有變卦，有沒有其他可以代替的辦法？我當時毫不遲疑地答復君翁與安霞：不要說接任的馬樹禮先生與君翁為故交，且對藝文活動與社會公益向屬熱心，就是一個不認識者來接任，相信愛心節目的宗旨是誰也不願放棄的呀！何況黃老願以此節目為對象，對中視也是極有面子事情；你想還會有甚麼變卦嗎？他聽了我的解說之後，轉而心安，冒著盛暑繼續他的一切準備工作。而且在我與馬先生於七月中正式交接之前，我曾以君翁之事面告馬氏，馬不但立即一口承諾，而且一定會叮囑執事者全力辦好，因為這是中視的一項榮譽。

此事完全照計畫於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假省立博物館舉行，馬先生、故宮秦孝儀院長、文建會陳奇祿主委和我，同應約陪君翁剪綵揭幕，為求普及，畫價只售五萬元

一幅，限購二幅，沒有想到不到兩天，就一售而盡，由此亦可見君翁的號召力。

義賣畫展圓滿結束，君翁以所得價款悉數捐給中視的愛心專戶，因為一切按預定計畫完成了心願，心情特別顯得高興；不久我就收到他親筆題贈的影集，內中包括他一筆一筆所繪百幅畫與題詞的照片，而今睹物思人，令我百感交縈。

由楚教授文可知一代宗師的光環普照世人，澤及後代。

###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）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